

續修貴州通志館敬贈

二十四年九月



黔南叢書

第一集第三冊

點南鼓書第一集第二種

易焚

民國壬戌授臨桂陳氏刊本校印

易箋序

易之難明久矣自漢以來解易者無慮數百家乃昔人之言曰九師興而易微然則易終不可解乎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乃故艱深其詞使人讀之而不可曉豈覺世牖民之意乎朱子謂易爲卜筮作蓋以吉凶悔吝皆占辭聖人假之以立教焉耳故不僅曰吉凶而兼言悔吝大傳亦曰辨是與非豈有聖人竭其心思知慮以垂教萬世而斤斤焉爲郭璞京房之術炫其神奇乎余之疑此久矣歲庚申余爲津門監司吾宗定齋先生亦

爲監司於任城有會勘之役相聚於聊攝間因言及易
先生曰易本非難解解者汨之也彖爻之辭未嘗言天
地雷風諸象亦并不言陰陽其所言者人事耳人倫日
用之間一言一動之際有能外於易者乎聖人讀之韋
編三絕特揭中正之極用剛用柔或過或不及而吉凶
悔吝生焉豈待卜筮乎彖傳推說天道以明義理源頭
無非明人事也余乃恍然於先儒所謂易之言天易道
陰陽者爲未得其本旨也嗣余撫關中會舉經學遂以
先生應詔然猶未見其全書也戊寅余駐節吳門聞先

生來游湖湘因邀至使院出其所著易箋以示余公餘輒往復辨論余歎其說心研慮用力之深蓋數十年於此矣其於四圖於啓蒙之外別有會心其以人事言易已居其切要其言象必根諸卦而不外卦以言象其言爻必根諸象而不外象以言爻而又必明乎爻之序其言象必根諸卦義有是義乃取是象擬諸其形容但取其大意而參活象故不埽象而亦不泥象其於義象有難明者尤必反復闡發不肯一字含糊解大傳者多分段句解或文義不屬必首尾會通使義理融貫其分別

義易文易視舊說另有發明使人讀之心開目朗於是
記所謂精微者但覺其顯明昌黎所謂奇者但覺其平
易則是書之爲功於易不少也乃世之論者以易理精
深故聖人假年學易不在雅言之數夫見淺見深存乎
其人四子之書童而習之終身不能盡易所言者人事
遠之在乎天下國家近之及於旅訟家人大之關乎窮
通得喪而小之不外乎日用飲食即是卦之義與象以
明乎是卦之理此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是易較之他經
更爲深切著明矣先生將歸黔因留其稿付之剞劂以

公同好學者本是說以求之乃知無人不可學易無日
不宜讀易所謂日進無疆其益無方者當自領之矣乾
隆二十七年天中節前二日桂林陳宏謀拜譔

四庫全書提要

易箋八卷陳法撰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直隸大名道其書大旨以爲易專言人事故彖爻之辭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並不言陰陽考震象言震驚百里卽象震雷諸卦象言利涉大川卽象坎水法所云彖詞不言象者未爲盡合然其持論之大旨則切實不支至來知德以伏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法則謂大傳所云錯綜者以揲著而言錯綜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諸卦之象今以錯綜諸卦

定象是先錯綜其象也又以錯綜言數是錯綜其象以定數也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反自此亡矣其辨最爲明晰又論筮法云傳所謂掛者懸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與奇數同歸於扚以象閏也其曰再扚而後掛是三變之中有不掛者矣夫一變之中初扚之掛不待言矣惟再扚不掛故曰再扚而後掛故知再扚爲指第二變第三變而言也其說與郭朱迥異而前一變

掛一後二變不掛其掛一之策不入歸奇之中則三
變皆以四八爲奇偶不用九五借象與經義似有發
明固亦可備一解也

安平陳定齋先生學案

學案小識

善化唐鑑

先生諱法字定齋翰林外歷郡守監司潛心正學嚴詆
異端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之教
人不過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謹乎視聽言動之則
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乎外誘
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
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

好高欲速者慕其高妙而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渺之中其恍惚之間偶有所見遂矜爲獨得以爲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讀書攻苦屢試皆冠其儕偶一日嘆曰是豈聖人之學乎遂棄其青衿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中靜坐月餘忽見此心光明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矜持便了不可見以爲此一段活潑潑地何以實有諸己法時不曉所謂

竊怪聖門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經四子之書何故未嘗一言及之後以憂歸里於山寺中取楞嚴圓覺法華金剛等經觀之其言極相符合因疑佛說所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及讀朱子文集見廖子晦亦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見所謂廣大虛靜者以爲大本又閒居默坐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爲用心太過思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不可同年而語又引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

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
以曉之乃知子晦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與禪宗靜智妙
圓光明寂昭者無異而聖人之說無是也其後讀象山
文集於楊慈湖則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則有下樓
之悟於徐仲誠則有槐堂鏡中觀花之見他若慈湖之
在太學循理齋夜憶先訓默自返觀已覺天地萬物通
爲一體王陽明之在龍場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靜慮以
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陳白沙之靜
坐久之見此心體隱然呈露錢緒山之靜坐僧房凝神

靜慮條見此心真體蔣道林之寺中靜坐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之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學之墮落禪宗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顧乃矜爲獨得驚爲妙悟而不知拾前賢之唾餘墮空門之妄見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而於天理民彝大本達道之實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聞也是何異寶燕石而遺美玉懷魚目而棄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